

THE GREAT GATSBY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F. S. 菲茨杰拉德 著

陈润平 译

THE GREAT GATSBY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F. S. 菲茨杰拉德 著

陈润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著；

陈润平译.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6

(中国书籍编译馆)

ISBN 978-7-5068-5011-7

I. ①了… II. ①菲…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8503号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 F. S. 菲茨杰拉德 著

陈润平 译

策划编辑 赵丽君

责任编辑 王鹏飞 赵丽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芝

封面设计 黄俊杰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yywhbj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011-7

定 价 19.00元

译者序

《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于1925年出版，是F·S·菲茨杰拉德的第三部小说。该小说发行最初，市场反响一般，但后来被认为是“他最好的小说，以反讽与悲怆的笔调，对‘美国梦’之传奇故事密切相关的当代生活主题进行了敏锐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处理。”（引自《牛津美国文学词典》）

该小说以1922年的纽约长岛为故事背景，叙述者尼克·卡拉韦是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一战退伍老兵，他从美国中西部来到东部发达的纽约做债券业务工作。他在纽约工作和生活不容易，就到离市中心较远的西蛋租房住，恰巧与年轻有为的富翁杰伊·盖茨比为邻。而尼克的远亲表妹黛西一家就住在与西蛋隔着海湾相望的东蛋。黛西的丈夫汤姆·布坎南是尼克的同学。在夏季的某一天晚上，尼克前往汤姆家赴宴，邂逅了名扬全美的高尔夫球运动员乔丹·贝克，她是黛西的好朋友，后来成了尼克的女友。就是这一次，贝克小姐向尼克提到了盖茨比。她还告诉尼克说汤姆在外面有一位情人即灰渣场附近的汽车修理厂老板乔治·威尔森的太太默特尔·威尔森。不久，尼克和汤姆一起去纽约时，汤姆还趁机把默特尔约出来幽会。

有一个周六早晨，盖茨比派人穿过草坪给尼克送来请柬，邀请他去参加晚宴。尼克偶遇了贝克小姐与她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参加晚会。尼克和贝克小姐一同去找主人盖茨比，由于他俩与盖茨比未曾谋面，当盖茨比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俩并不认识他。最后

还是盖茨比觉得尼克面熟，试探着问了一句，发现战争期间他们竟然属于同一个师的士兵。

贝克小姐偶然从黛西那里得知盖茨比曾是黛西的恋人，而盖茨比通过贝克小姐转告尼克，希望以尼克邀请黛西过来喝茶为名，让盖茨比和黛西见面，但盖茨比要求事先不告诉她实情。他们二人在尼克家里尴尬相遇，却旧情重温。

后来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汤姆竟然和另外两个人不请自来，见到了盖茨比。盖茨比略带挑衅意味告诉汤姆说，他认识黛西。汤姆也心存戒备，怀疑黛西和盖茨比有暧昧关系。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汤姆陪着黛西来参加盖茨比家的晚会。自那以后，黛西常来盖茨比家。

后来有一天黛西邀请盖茨比去她家吃午饭，让尼克和乔丹作陪。然而这一次午餐聚会让汤姆感觉到了黛西与盖茨比的情人关系，这令他怒火中烧。这一天是个大热天，由于黛西提议进城去，汤姆索性挑事，坚持要求大家一起去纽约市区，路上还经过了他的情妇默特尔的丈夫威尔森的汽车修理厂加油。进城之后，他们却在广场酒店订了一套房休息。不过汤姆和盖茨比心里都觉得不快，最后爆发了包括黛西在内的三个人的争吵。虽然所有人不欢而散，但是汤姆却故意让黛西和盖茨比一起开车回家。

尼克和乔丹搭汤姆的车回家，他们经过威尔森修理厂时，发现走在前面的盖茨比的车把汤姆的情妇默特尔撞死在马路上。回到汤姆家里，尼克发现盖茨比还守在附近探探汤姆和黛西回家后的情况。盖茨比告诉尼克说当时是黛西在驾驶汽车，但是为了保护黛西，他甘愿当替罪羊。乔治·威尔森误以为肇事车车主就是默特尔的情人，决意要找到凶手，而汤姆故意误导乔治，乔治最后找到了车主盖茨比，开枪打死了盖茨比，而自己自杀身亡。

故事的结局是，尼克为盖茨比处理后事和葬礼。之后，尼克决定和乔丹分手，离开以前梦寐以求的纽约，踏上返乡的旅途，

回到了中西部的老家。

虽然《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不算长，情节也相对简洁明了，但菲茨杰拉德用真挚的情怀，以凝炼而朴实的语言书写理想与现实，刻画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以身临其境的姿态观察、分析和批判美国社会大背景下的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以冷峻而又真诚的目光关注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社会的状况，正如在第一章中写道“……盖茨比，他代表了我率真地蔑视的一切。”这种蔑视既有内在的反省，又有外在的白描和反讽，让读者领略到当时美国社会个人对梦想的执著以及典型化的“美国梦”的诱惑与浮华。

在该小说中，作者借助小说的叙述者尼克的亲身经历，把“四条感情线索”交织在一起，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观察主人公盖茨比的情感历程和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揭示了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中，主人公的不同境遇和感情纠葛。这“四条感情线索”中，一条是主线即盖茨比与黛西的感情纠葛和人生历程；另外三条是辅线，黛西和汤姆的婚姻、乔治和默特尔的婚姻，还有尼克和乔丹的爱情。

在作者的笔下，个人命运甚至个人的情感都受制于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现实。小说中这些人物的情感纠葛反映了在商业与金钱逐利的社会现实压迫下，每个人情感与精神世界的自由放纵与现实功利的矛盾与冲突。青年时期的盖茨比应征入伍并派往海外战场，经历枪林弹雨和战火硝烟，以英雄的功勋赢得了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从而有了后来的飞黄腾达，成了万众瞩目和艳羡，甚至嫉妒的大富豪，但是金钱却依然无法弥补他的情感和精神缺失。正如年轻时仅有一身军装的荣耀，尽管当时他足以博得黛西的爱恋，却无法战胜现实对爱情与婚姻的羁绊。即使等到他功成名就、家财万贯之时，他眼中的那盏“绿灯”，依然遥远而朦胧，无法让他找到往日那份爱情和真心。他可以执著过去的梦，

但时过境迁，无法抓住那美丽的梦，因为不可能把往昔重新过一遍，昔日不再。他实现了财富梦，却失去了爱情梦。盖茨比为爱付出生命、死于无辜的结局依然留给了人们扑朔迷离的传奇，但留给了珍藏真情的尼克无尽的慨叹与遗憾，以及对盖茨比的崇敬。相比黛西与盖茨比的初恋，她与“富二代”汤姆的感情和婚姻更多是受到家庭和现实的逼迫，在对天各一方的浪漫向往产生失望之后，用情感的放纵和任性迎合了金钱的诱惑和迷惑。功利与现实让她变得那样贪婪、冷漠而绝情。当盖茨比因为她的任性而死于非命，黛西的内心除了冷漠和绝情，早已不见任何留恋和温存。而乔治和默特尔应该属于工人阶层，他们的生活因生意和汤姆的生活有了交集，汤姆和默特尔之间婚外情反衬出作为富人的汤姆生活骄奢堕落、虚情薄义，而作为工人阶层的乔治和默特尔面对现实显得那样无助、被动与奢望。故事最后，乔治甚至被汤姆利用，借刀杀人加害于盖茨比。另外，作者用尼克和乔丹的邂逅、相恋和分手作为一条辅助线索，向读者揭示了在金钱至上、骄奢纵欲、浮华虚荣的社会大背景下，普通人也曾被“美国梦”席卷，渴望在商业和经济浪潮中功成名就，不过，他们依然尽力保持理性、距离和观望，这也导致他们对现实感到厌恶与幻灭。

关于家庭，作者在该小说中以一种背景式的方式投射在整个故事中。首先，小说以叙述者尼克的父亲的忠告开篇，最后以盖茨比的父亲出场结束，这种前后呼应似乎隐含着父亲这个角色在美国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凸显了父子两代男性在美国家庭与社会中的不同境遇，持有各自的“美国梦”，跨越时空，观点不同，或者又存在某种一脉相承。其次，在聚焦小说主要人物刻画时，作者也采用了家族历史叙事，包括尼克、汤姆和盖茨比的家族故事，在今昔对比叙事中突出当下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尤其是盖茨比的身世，充满传奇

色彩，显得扑朔迷离，这也使得整个作品引人入胜。再次，小说中对于女性的家庭生活叙述，相对而言，轻描淡写，包括尼克决定离开家去东部发展时亲戚和家属的讨论与建议，黛西的婚礼以及为人妻、为人母的生活，默特尔的家庭生活。更有甚者，盖茨比的葬礼母亲也是缺席的。另外，小说人物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生活，都经历了离家学习和工作的过程，特别是尼克、盖茨比，还有乔丹，他们都为了梦想，背井离乡，在追寻自己的“美国梦”的征途上，外表坚定强大，却也时常感到内心落寞。尼克从怀揣梦想，离家去往东部大都会纽约寻找发展机会和致富梦想，在看尽繁华、阅历纽约的世事沧桑、浮华虚无之后，黯然而又倏然醒悟般地返回到了位于西部的故乡，然而盖茨比却永远长眠在他追梦的异乡，他的家也永远回不去了。这是否就是所谓的“美国梦”的归宿呢？

该小说无疑向读者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面貌的缩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尽管经历了短暂的经济大萧条，但是那源起于这片土地的“美国梦”正酣。从传统的个人奋斗、创业实现财富梦想，到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突飞猛进，个人都不择手段梦想着快速致富，尽情享乐。小说中描绘的社会充斥着战争动荡、投机诈骗、走私贩卖、地下交易，人们艳羡极端享乐主义，纵情声色，自私贪婪，冷酷无情。在国际上，美国开始主动参与战争，盖茨比就是作为应征青年派遣到海外作战。在国内，资本主义证券与股票市场快速发展，吸引着像尼克一样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投身其中，他们抛弃传统的勤劳奋斗，渴望在经济和商业大潮中快速采掘财富。还有盖茨比和他的生意伙伴们不择手段，采用投机诈骗、走私贩卖、地下交易等一夜暴富。小说中也揭示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中西部与东部、灰渣场与纽约、东蛋与西蛋的贫富悬殊，上流社会与下层阶级的鲜明对比。因此，盖茨比从贫穷到富

裕、从卑微到声名显赫的命运却最终以悲剧结尾，这也象征着美国社会以及所谓的“美国梦”的悲剧。

因此，该小说从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现实图景。金钱或财富实现了盖茨比的成功梦想，但失去的情感或精神信仰和追求是金钱换不来的，换来的是一切的迷失与幻灭，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该小说的艺术风格别具一格，艺术成就广受赞誉。该小说字里行间带有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时代烙印，著名作家T·S·艾略特曾评价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自亨利·詹姆斯以来美国小说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菲茨杰拉德描绘了那种为人称颂的最豪华的、最喧闹的无所顾忌的尽情狂欢场面。”作者文笔精妙，善于运用象征和反讽，大量的色彩、声音、空间、细节等描写，富有感官冲击力和艺术表现力。这一切也是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遇到的语言与艺术处理的难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敢懈怠，反复推敲，以飨读者。当下的中国，人们也面临着个人、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化，在追求个人成功方面，特别是对待金钱、财富、消费和享乐等诸多方面出现了各种现实问题，也许该小说也能够提供给当下中国读者某种思考、警醒和启示。

此译本出版得到了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译本根据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于1993年出版的版本译出，在此谨致谢意。在翻译与出版过程中，非常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李立云女士和赵丽君女士尽心尽力的帮助和校订。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译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专家及同行们批评指正。

陈润平

二〇一五年初夏 于南昌蛟桥园

目录

CONTEN S

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一章	002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34
第四章	052
第五章	070
第六章	084
第七章	097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41

倘若金帽撼芳心，那就戴金帽；
你若蹦得高，也能为情跳，
直到她高呼：‘心上人，戴金帽，蹦得高，
一定把你耍！’

——托马斯·帕克·丁维利尔斯



第一章

在我尚年少且脆弱的年纪，父亲就给了我一些忠告，自那时起，我便一直在脑海中翻来倒去地思考。

“无论何时你想要指责任何人，”他对我说，“一定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曾拥有你的优势。”

虽然他没有再往下说，但我们总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交流，而且，我明白他余言未尽，意味深长。因此，我倾向于对一切判断持保留意见，这个习惯已经让许多性情古怪的人对我畅所欲言，也使我成为不少话痨纠缠不放的对象。当这种特性在心智正常的人身上表现出来时，心智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到，并将其失常的心智托付给这种特性。也因此发生过这种事：在上大学期间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玩阴谋诡计的人，就因为我私底下知道一些恣意妄为的不为人知的人的隐秘的伤心事。其实大多数的知心话都是在无意间听到的——当通过一些迹象，我确定某种隐秘的告白正呼之欲出时，就常常假装睡觉、假装专心做事或者假装一副不怀好意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因为年轻人的亲密告白，或者至少他们用来表达亲密告白的用语，往往是抄袭别人的，而且因显而易见的隐瞒而露出破绽。对判断持保留意见是一件充满无限希望的事情。倘若我忘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意识生来就是各分几等并且因人而异的——这个道理正如我父亲自命不凡地告诫我的，以及我也自命不凡地照着做的，我还是有一点担心有失范之处。

不过，在夸耀我的这种宽容之道之后，我终究要坦承的是

宽容也是有限度的。虽然行为准则可能基于坚硬的岩石抑或潮湿的沼泽之上，但是过了某一点之后，我就不在意它基于什么之上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归来，我觉得我期望整个世界都穿着军装，永远坚守着某一种道德；我不想参加更多的纵情游乐而荣幸地瞥见人的内心。唯有盖茨比，赋予这本书书名的这个男人，从我的抗拒中得到豁免——盖茨比，他代表了我真心蔑视的一切。如果人格是完整无缺的一系列成功姿态，那么关于他的故事就有璀璨夺目的东西，即某种对人生诺言的高度敏感，就像一台能够侦测万里之外的地震的精密机器似的。这种迅速反应与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那种脆弱的易感性是毫不相干的——它是一种追寻希望的非凡天赋，一种浪漫的意愿，诸如此类，我从未在任何其他人身上找到过，我也不可能还将再次找到。不可能的——盖茨比最终无可厚非；是那些折磨盖茨比的东西，是尾随他的梦想而来的肮脏的浮尘，暂时隔绝了我对于人们气盛一时的洋洋得意和半途而废的忧伤之兴趣。

我家声名显赫，在中西部的城里，三代相继，世代富裕。卡拉韦家族有点像个氏族，而且传统上我们认为自己是巴克卢公爵的后裔。不过，我的家系的真正缔造者是我祖父的哥哥，他1851年来到此地，派人顶替他去参加南北战争以后，就开始经营五金器具批发生意，如今我父亲承继此业。

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据称，我和他长相相似——依据的特殊参照就是那幅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相当冷峻的画像。恰好是继我父亲毕业后二十五年，我于1915年也从纽黑文一所大学毕业。稍后，我加入了被称作世界大战的推迟的日耳曼大迁移。我很高兴全程参与了这次反围剿，以至于回家以后，心情久未平静。中西部非但没有成为这个世界温暖的中心，反而现在看上去像是宇宙凹凸不平的边缘地带——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着做债券业务。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在从事债券业，所以



我认为再多一位也容得下的。我所有的姑婶姨和叔伯舅都商量了一番，好像他们在为我选择一所预备学校一样，最后说道，“哎呀——也——行”，带着非常严肃而迟疑的表情。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而后几经耽搁，在1922那年春天，我来到了东部，并且以为是永不回头了。

现实问题就是要在这座城市找到住处，但是那是一个暖和的季节，因为我刚刚辞别乡村广袤的草场和亲切的树林，所以当同办公室的一个年轻人建议我们在附近镇上合租房子时，我觉得是个好主意。他找到了一所饱经风霜的薄木板搭建的平房，每月八十美元租金，不过到最后公司却派他去了华盛顿，我就只好独自搬到乡下了。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之前，我养了它几天——还有一辆道奇旧车和一位芬兰女佣人，她为我铺床、做早餐。在电炉子上做饭时还低声咕哝芬兰名言。

孤单地过了大约一天时间，直到有一天上午，一个比我稍晚搬来的人在路上叫住了我。

“您是怎么到西蛋村来的？”他无助地问。

我告诉了他。我继续走，不再觉得形单影只了。我成了向导、探路人和最早的移居者。他好像偶然间授予了我在此地的自由居留权似的。

就这样，阳光普照，树上树叶萌发茂盛，正如电影快镜头中事物成长一样，我有一种熟悉的信念，伴随夏季，生命正在开始又一次轮回。

首先，有如此多的书要读，清新的空气中也有这么多的健康元素要汲取。我买了十几卷有关银行业务、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它们都立在我的书架上，红艳金黄，就像从造币厂出来的崭新的钞票一样，发誓要揭开那只有迈达斯、摩根和梅塞纳斯才懂的金光闪闪的秘诀。此外，我非常有意要阅读许多别的书籍。在大学里，我酷爱文学——有一年我还给《耶鲁新

闻》写过一系列的庄重的而且明白晓畅的社论，现在我打算重拾这些东西，并再次成为所有专家中最次的那种——多面手。这不仅仅是一个警句——毕竟从仅有的一扇窗户望去，人生会更加顺利地受到关注。

我算是在北美最奇怪的社区之一租到了房子，这只是机缘巧合之事。正是在延伸到纽约正东的那个狭长的喧嚣的岛上——在大自然其他巧夺天工的作品中，有两块奇特的陆地构造。离市区二十英里，像一对巨型卵，轮廓一模一样，中间只隔着一个相依相偎的海湾，尖端伸向西边的半球，那里的海水中生物聚集最多，被视为长岛入海口的水产大仓库。它们不是规则的椭圆形——像哥伦布故事中的鸡蛋一样，立起来接触桌面的一端都是被压平了的，但对在上空飞翔的海鸥来说，二者外形上的相似肯定 是它们永远困惑的源头。对无翅膀的动物而言，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除了外形和大小，它们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

我住在西蛋，那——唉，二者中更不受人们青睐的一个地方，不过这是用来形容这奇特之处的一种肤浅的口头禅，没有一点儿对二者恶意的比较。我的房子就在这个蛋的顶端，离入海口仅五十码，被挤在两大片地中间，它们每季度租金为一万两千或一万五千。我右边的一块地，按任何标准来说，都是一个恢宏的大手笔——它是原样仿造诺曼底了不起的市政厅而建的，一侧有塔楼，在一丛稀疏的野生常春藤的掩映下，崭新至极。还有一个大理石游泳池，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它就是盖茨比的宅第。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不认识盖茨比的时候，它就是一座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绅士的宅第。我自己的房子就是一个看上去不顺眼的东西，不过它是一个小小的眼中钉，被人所忽视，因此，我可以看见那片水域、我的邻居的部分草坪，还有与大富豪为邻的安慰之情——一个月总共才花八十美元呢。

穿过这片相依相偎的海湾，是受人青睐的东蛋，沿着海边的



白色的宏伟建筑，光彩夺目。这个夏季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前往汤姆·布坎南家赴宴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我与汤姆在大学里就相识了。战争刚刚结束时，我在芝加哥与他们一起度过两天时光。

她的丈夫，取得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成就，曾经是纽黑文最有影响力的橄榄球球员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享誉全国的人物了，他就是那种在二十一岁就达到如此顶尖的少有的优秀程度的人，以至于之后一切都具有反高潮的意味。他的家庭极其富裕——甚至上大学时他花钱大手大脚成了受指责的事情——而今他已经离开芝加哥，来到东部，显示出一种令您惊叹的气派：例如，他从森林湖牵来了一群用于打马球的马驹。和我同辈的一个男人富裕到如此这般程度，实在难得一见。

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要来东部。他们曾经无缘无故地在法国生活了一年之久，然后到处游荡，无论在哪里有人打马球，以及有富豪聚会，就一刻也不停歇。这次搬家后就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道，不过我不相信——虽然我看不清黛西心里想什么，但是我觉得汤姆将会永远游荡下去，有点渴望寻找那种永不重来的橄榄球比赛，由此带来充满激情的刺激。

于是，在一个和风习习的晚上，我开车去东蛋见两位几乎认不出来了的老朋友。他们的住处甚至比我所期待的更加美轮美奂，一幢乔治亚殖民时期样式的宅第，红白相间的外观，十分喜气，俯瞰着海湾。草坪从沙滩边起，直通到房门前，有四分之一英里远，越过了羽扇豆花、砖砌走道和姹紫嫣红的花园——最后，当它延伸到房前，就向一侧随波漂移一样，融进生机勃勃的藤蔓植物丛中，仿佛有一种奔流而来之势。房子的正面镶嵌着一排法式窗户，向着和风习习的午后敞开着，此刻反射出来的金光绚丽夺目。汤姆·布坎南身着骑装，正叉开两腿站在前廊上。

自从在纽黑文那些年来，他就已经变了模样。现在的他是一

位三十岁的男人，体格健壮，发色浅黄，嘴巴带着一种相当刚毅的神气，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而又傲慢自大的眼睛，在他的脸上显得相当突出，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即使他的骑装显示出的那份女人气也遮掩不住这副身躯里巨大的威力——他似乎紧紧地穿上了铮亮的长靴才拉紧了最上面的鞋带，而且当他的肩膀在薄外套下运动时，你能看见大块的肌肉随之抖动。这是一副具有巨大影响力能耐的身躯——一副冷酷无情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是粗犷嘶哑的男高音，加深了他带给别人易怒的印象。声音中有一种家长式的蔑视风格，甚至是对他喜欢的人——在纽黑文就有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

“喏，不要以为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一成不变，”他好像说，“就因为我比你强，比你更男人。”我们同在一个毕业班，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成为密友，我一直有个印象，他还是认可我的，并带着几分苛刻、叛逆的惆怅心态希望我喜欢他。

在阳光充足的门廊下，我们聊了几分钟。

“我这里有个好地方。”他说，双眼不停地四处打量。

一只胳膊挽着我转过身，他伸出一只宽大的手掌，指着前方沿线的远景，手臂挥过的方向有一处低洼的意大利花园，半英亩的浓艳馥郁的玫瑰花，还有一艘船首扁平的摩托艇，在近海潮水中颠簸。

“这里是属于德曼的，一位石油大亨。”他礼貌而又突然地再次拉着我转过身。“我们到那边去。”

我们走过一段高耸的走廊，走进一片鲜艳的玫瑰色的地方。两端的法式窗户与整座房子精致地连成一片。窗户半开着，外面绿草茵茵，似乎径直长到房子里来了，衬得窗户闪烁着白光。微风拂来，吹进屋内，把一端的窗帘吹进屋，另一端的卷到屋外，像飘扬的灰白旗帜一样，飘向天花板上撒满糖霜的婚礼蛋糕图案，接着在深红的小地毯上方轻轻荡漾，影子落在上面，就像风